

性伦理学

王东峰

林小璋 编译

于涌 审校

性文明建设译丛



性 伦 理 学

根据〔法〕瑞纳·古根的《性行为伦理学》和〔美〕S.赫伯特的《性伦理学基础——对当代趋势的探究》编译

王东峰 林小璋 编 译
于 涌 审 校

农村读物出版社

性 伦 理 学

王东峰 林小璋 编译 于涌 审校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句容县鲍亭印刷厂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8 插页2 字数130,000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ISBN 7—5048—0748—6/C·23 定价：2.50元

科学而全面地认识人类性生活

性行为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然而，许多因素，包括社会、心理、遗传、疾病等等，都会影响破坏这种本能。事实上，有这种或那种性问题的人十分常见，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人类自身的性问题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在我国，由于复杂的原因，性问题一直被视为禁区。《性文明建设译丛》首次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向我国读者介绍古老而又新鲜、科学而又严肃的性知识。本译丛从外文版本的筛选、编译到审稿，均邀请了国内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这套译丛问世，将为我国社会主义“性文明建设”起到开拓性的作用，也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目 录

第一章 性禁忌

一、性禁忌及其起源.....	(1)
1. 问题的提起.....	(1)
2. 禁忌的作用和重要性.....	(3)
3. 禁忌的诞生.....	(5)
4. 禁忌所导致的抑制.....	(8)
5. 禁忌在性生活中的应用.....	(13)
6. 性禁忌的理论.....	(17)
二、性禁忌的胜利.....	(20)
1. 古代社会的性行为道德.....	(20)
2. 原始印度的社会禁忌.....	(23)
3. 性禁忌在希伯来原罪学说中的胜利.....	(25)
4. 禁忌和犹太——基督教学说.....	(28)
5. 柏拉图式恋爱——逃避禁忌的一种手段.....	(31)
6. 禁忌范围的扩展.....	(34)
7. 禁忌的反科学、反社会和反人道的影响.....	(39)

第二章 性道德

一、性道德的进化.....	(43)
二、性道德.....	(49)

1、关于节欲问题.....	(49)
2、性爱的分析.....	(50)
3、性关系种种.....	(66)
三、性罪恶——卖淫.....	(79)

第三章 婚姻关系

一、婚姻的进化.....	(98)
二、婚姻的分析	(109)
1、婚姻和性爱	(110)
2、婚姻状态	(122)
3、离婚	(147)
4、婚姻与社会	(166)

第一章 性禁忌

一、性禁忌及其起源

1. 问题的提起

人们往往把性器官看成似乎从本性上就是可耻的，需加掩饰的，把追求性快感的自然欲望看成是内在的邪恶。这种观念极其荒谬，极其不合理，也极其不科学。生理学不能提供有力的理由，证明为什么我们对性器官及其快感就该比诸如营养器官及其快感更要故作神秘。经验和观察也表明，所谓的节制，只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变化无常的习俗罢了。

那么，我们的官方性道德如此禁忌性生活，这种性道德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又是为什么产生的呢？这种性道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又是怎样变得如此稳固，如此被广泛接受的呢？它又是如何能激起这样一种热情，并造成如此广大的危害的呢？为什么甚至在今天它还对人性的实行着名副其实的专政，并且将我们的法律和刑罚制度为其所用呢？

确实，我们自然而然会以为，要让人性接受这样一种统治，应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人们如果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正常的话，他们就应该强烈反对这种禁忌；因为这种禁忌

是针对他们认为高于其他一切快感的那种快感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身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被认为是可耻的，而其他部分却不是？他们应该嘲笑这种理论如此不合逻辑。它禁止性生活，然而当这同一事物换了一个名称（爱情和生育）之后，它又赞成并加以鼓励了。他们也不应该轻易地相信，这样一种提供最生动的满足的快感，除了会引起对再生这种快感的渴望和一种感激之情之外，还会引起什么别的东西。

这种自相矛盾是如此明显，然而旧的性道德却常常以此来证明说，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节制意识。这种观点忘了考虑生殖崇拜的存在。生殖崇拜者们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常常表达出对再生性快感的渴望和一种感激之情。这种观点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某些相当成熟的祭礼中，性生活现象本身就被认为对神的一种敬意，这种制度与那种禁止这种现象以取悦于神的制度正好相反。这种矛盾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对性的禁忌是一种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制度的结果，而不是与人类本性的任何普遍规律相符合的。

然而，这样一种奴役状态（在这样一种奴役状态中，人类的一个重要部分接受了对于性的禁忌）以及它的所有的不便、压抑和残酷，虽然其中许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私下嘲笑和弃之不顾，然而却仍然是一种社会学上的秘密，只有空谈家才认为很容易弄清楚。关于原始民族的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才终于使对于这个困难问题的研究有了某些进展。现在这一工作已经揭示，旧的性道德，由于不能为它的训戒找到任何合理的证明，而不得不与某些制裁结成紧密联盟，而这种制裁本身是为了纯粹的形而上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制裁，旧的性道德才获得了它表面上的力量。

现在我们必须进而认真详尽地证明上述论断。

2、禁忌的作用和重要性

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形式的关于禁忌的定义开始，欧洲探险家们特别在波利尼西亚观察了这种形式的禁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迄今与世隔绝的一些民族，它们很幸运地逃脱了如此作用于西方世界的那种歪曲性破坏性的影响。他们提出了下列定义：“严格说来，在波利尼西亚的禁忌，是禁止某种通常使用的东西，一棵不可触摸的或不能砍倒的树就是一棵禁忌树；人们会谈论一棵树的禁忌，以表明某个试图触摸或砍倒这棵树的人所感到的顾忌。这种顾忌从来不是由于任何实践上的理由；比如就这棵树而言，这种顾忌不是由于害怕碰伤或刺痛自己。禁忌具有的明显特点是，这种禁戒的目的不够明确；而一旦一种禁忌被触犯时，人们认为将发生的惩罚，也不是由世俗法律给予的惩罚，而是一种降临到罪人身上的灾难，比如说死亡或眼睛。”

这里说的是波利尼西亚，但是它所表达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在那些人们还没有忘记《圣经》的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全能的上帝就警告亚当不要吃某种树上的果子，违者处死，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禁忌，因为上帝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让亚当吃这种树的果子。后来，在希伯来人的宗教律条中，还禁止人们说出上帝的圣名，否则也要处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种被禁忌了的名字。在《圣经》中，这种莫名其妙的禁忌的例子还有很多。

关于禁忌的概念是19世纪人种学所给予我们的最有成果的概念之一。从禁忌到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和目的明确的禁忌的发展过程，几乎反映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全部历史。

弗洛伊德曾指出，对我们来说，禁忌的意义朝两个相反的

方向发展了。一方面，它对我们意味着一种神圣的、献祭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离奇的、危险的、被禁的和不法的意义。在波利尼西亚，与禁忌相反的就是普通的、人人可以接近的东西。这样，在禁忌中就包含着某种类似“有所保留”这样的观念；禁忌在本质上表明某种禁止和附制。“神圣的敬畏”这一词组常常可用来表达禁忌的意义。禁忌的禁戒缺乏任何证明，也不知其所从来。它们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对于那些处于它的支配之下的人们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我们特别记住最后一句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当今许多宗教中的仪式禁忌。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另一点，“不能做”某事的观念，虽然是禁忌的本质观念，但却不用说是完全相对的，完全是以习俗为转移的，事实上，这种行为对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但是却被归为某一特定范畴，使它对于那些不愿违犯禁律的人来说成为不可能的。事实上，就正象吃猪肉对每个犹太教徒都是可能的，但对于那些热心遵守他们的教规的人来说，变成了不可能的、被禁忌了一样。这里不仅仅有一种类似关系。事实上，虽然在禁忌的禁戒和宗教的禁戒之间做出区别是可能的，也是我们所要做的，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允许自己忘记，后者终究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而且是与之紧密相联的。

关于波利尼西亚的禁忌，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这种禁忌是我们自己祖先们在很久以前已经消逝了的行为的现代对应物，并且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宗教中许多仪式的远古来源。这种禁忌禁止使用语言中的某些词汇，特别是那些与女人有关的词汇。女人们实际上不得不服从无数的禁忌。任何一种触犯都会立即遭到肺结核或某种其他疾病的惩罚。那些吃了禁忌的鱼的

人，被罚之以一种慢性的消耗病的袭击。据说有一个新西兰土著姑娘，曾吃了一种禁果，其他人很愚蠢，告诉她触犯了禁忌，于是她立刻就病了，两天后死于纯粹的恐惧。这种“自我暗示”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所有原始仪式中充满了这种禁忌。各种禁戒影响了手势、衣着、食物、身体姿势、生产和交换。这是一种生动的、幼稚的、令人迷惑困窘的、奇怪的、无法预料的联想过程，而这种联想过程又直接与我们祖先的想象中的财富和痛苦联系在一起。

3、禁忌的诞生

禁忌的起源看来是一种简单的事情，并且在许多方面是与宗教仪式本身的起源相联系的。禁忌是一切具有感官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感觉能力的一种功能；这种感觉能力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地发展起来的，并且在现代人类的理智和思想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点。获得这种感觉能力的代价是巨大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经历。正如我们可以在动物那里看到的，它们一直在试图避免这种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人是非常可怕的。对于人来说，这种经历又被关于死亡的观念弄得更加复杂；死亡在他们看来是最高痛苦。因为，正如人们的智慧非常正确地坚持的，生命是善的事物中最珍贵的。这些观念构成全部现代心理——生理学的基础。我们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可以从中引出一些必要的结论；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过多深入细节。

痛苦，是活的有机体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于痛苦的恐惧。借助于意志力而对这种恐惧进行理智的控制，相对来说是较晚的事情。在原始人中，恐惧是本能的、强有力的。它完全控制了动物，并且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决定

了它们的迁徙、习性和欲望。它无疑是现在许多返祖现象的丰富的源泉，并且产生了某些特殊的习性和能力（比如象表现在飞翔、攀援和在地下掘穴中的那些习性和能力）。否认在动物中恐惧的决定性影响，就是承认我们从未观察一匹马在某些粗野的车夫接近时表现出来的恐惧，一只受到虐待的狗的恐惧，和一只被追捕的猎物的恐惧。进一步为了科学地考察事物，我们必须谨防象我们常常做的那样把“不乐意”这一因素当成“恐惧”。“恐惧”和胆怯也必须区分开来。我们必须把“恐惧”看成是一种单纯的和有用的反应，保护机体抵御由于机体的特殊感觉能力而能引起痛苦这一特殊感觉的任何事物。有时巨大的恐惧会突然导致巨大的勇气，一种绝望的勇气。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机体被迫采取逃避痛苦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即进行反击。

对于人这种特别发展了脑力的动物，恐惧不再仅仅停留在生物学水平上。对于死亡的知识产生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感觉能力对于死亡的恐惧超过了对其它任何事物的恐惧。从这一点出发，它很容易产生其他相关的恐惧：对于死后会发生的事情的恐惧，对于也许与死亡有某种关联的种种奇怪现象的恐惧，对于那些也许能引起这种现象的、或者也许能以别的方式对人类事务施加令人惊恐的影响的那种不为人知或不可见的存在物的恐惧。一旦人们发展了他们的大脑，他们就发展出动物所不知道的新的恐惧。他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在他的大脑中产生了一整个世界的新的恐惧，即那种与死亡和来世生活有关的恐惧，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惧。

否认这种恐惧对于原始人甚至对于现代人的影响，就是忘记了死亡和黑暗（一般说来就是我们不知其原因的事物）给他们（乃至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对于这些事物的恐惧常常支配

着甚至最不轻信的现代人。墓地、尸体、闹鬼的房子、恐慌以及集合幻象，对于大多数人（如果他们坦率地承认的话）仍然是强有力地使人们回想起往昔的恐惧。但是在原始人那里，这些无类别的、未加分析和未加理解的恐惧，真是数不胜数，并且集合起来一起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甚至在现在，黑人也比白人更加屈从于所谓迷信的恐惧。在波利尼西亚人那里也是一样。对于他们的迷信的领域和王国，无论怎样夸张都不会过分。这种迷信构成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思想。而当他对于欧洲探险家们不谈鬼怪和神灵时，他只是在装腔作势，心口不一而已。

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孩童的战抖着的祖先也是同样情况。他们，尤其是在夜间，幻想着自己被各种鬼怪和恶魔包围着，被邪恶的危险的东西包围着。这种幻想使他们处于一种不断的恐惧状态之中；特别是当仁慈的太阳，当这个驱除种种梦魇的太阳不在天空中时更是这样。他们中肯定不只一个死于恐惧，就象前面所说的那个新西兰年轻姑娘一样。对于死亡的恐惧支配了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的同时也是最迷信的民族之一，即罗马人。仅就他们关于来世的形而上的观念而言，他们在这方面确实很少高于波利尼西亚人的水平。人们认为已经死去的人总是对活着的人充满敌意的，他们是一种可怕的神秘力量，一般来说总是乐于给活着的人带来恶运。但是活人们也可以通过某种宗教仪式，将这种恶运反转回去对死人造成损害。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胜利者分解死者的尸体，他们砍下尸体的手、脚、耳朵和鼻子，用一根绳索穿上，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行为的基础是防御死者的鬼魂这样一种自我保卫观念。它又一次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文明的这些直接祖先，与非洲和大洋洲的那些我们称之为“野蛮人”的土著是多么相象。

我们只是比他们发展得快些而已。

这就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那许多宗教的起源。这种宗教战战兢兢地试图解释所有那些令人惊恐的神秘现象，缓解这无数的惊恐不安。目的在于抚慰所有这些不为人知的和敌意的存在物（也许有时实际上是要使它们变得讨人喜欢）的种种宗教仪式，都产生于这种恐惧。宗教的精神在本质上就是恐惧的精神。

但是，我们还必须补充说，这些不可见的存在物是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邪恶的，是从事于有害于人类的活动的。活着的人们的巨大恐惧从来就是害怕那些阴郁的嫉妒的死者会反过来折磨他们。在许多原始社会中，那些最近才死的人最受人所害怕。甚至他们生前一直是与世无争的，死后也会变得邪恶。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会因尸体正在腐烂而遭受着痛苦。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也是一样。死去的人的魂灵总是邪恶的，甚至即使在生前他爱着某个人，死后他也会缠住他。神灵本身也并不更好些。犹太教的耶和华的关于原罪的教义，象一个淘气的孩童莫名其妙地施加的种种不公正的惩罚，是这样一种乖戾的、暴躁的神的一个较晚的但是分明的例子。

4. 禁忌所导致的抑制

禁忌的起源现在对我们已经变得清楚了。确实，自古以来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很明显，禁忌制度一旦产生，对于原始部落的首领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常常花费很大气力迫使人们服从甚至是他们的最愚蠢的命令，而在他们那里又没有西奈山上的摩西帮助他们颁布法典，又没有天使加百列的协助以授示《可兰经》。弗洛伊德认为，禁忌完全不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它也有实践的和有用的一面。概括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说，禁忌虽

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它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或别人免受所有的或某一个恶魔的损害，这些恶魔是如此残忍地、不公正地并且常常如此无法预料地压制着人性。虽然有时禁忌的目的在于防止某种坏运气，比如说也许会影响某次狩猎或某次捕鱼的坏运气。但是在每一种场合，禁忌都是试图避免某种可能的阻碍、危险或不幸。

现在我们应该再进一步进行论述。我们已经强调了我们称之为恐惧的那种情绪状态对于一般人类心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原始民族的心理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已看到，野蛮人是如何倾向于相信（善的或恶的，通常是恶的）鬼魂和超自然的存在物的精灵的存在。很明显，野蛮人远远没有把抵御这些神灵的需要当成一个特殊的独立的领域，而是把这些存在物看成所有那些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比如说疾病、事故、闪电、饥馑、洪水等等的制造者。对原始人来说，抵御这些灾难必须包含抵御那些如此残忍地制造灾难的那些幽灵。抵御的手段因而也不仅仅是空洞的程式而已。恐惧激起了抵御超自然敌人的需要。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的发展就清楚了。那些敌意的存在物必须加以抚慰、软化和哄弄。再进一步扩展起初的观念，这种抵御观念有时就会被运用到人类事物或物质对象上去，如果它们（或者永久或者暂时地）具有某些有害的性质，或者能引出这种性质的话。

看来原始社会已经找到了两种应付它所面临的令人恐惧的问题的方式。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是奉献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牺牲仪式；它在所有的原始人类社会中都存在。这常常包括所珍爱的人的“牺牲”，这种牺牲可能是个人的（如阿拉伯罕、伊芙琴尼亚），也可能是集体的（如克里特人、古犹太人和阿兹台克人等等）。作为基础的观念是，某种好的东西

的丧失（即被剥夺的过程）抚慰那些缺少同情心的、控制着人类生活命运的那些残忍的势力，而人类生活充其量也不过是短暂的艰难的。与第一种方式紧密相联，第二种方式通过抑制自己的某种行为，来获取神灵或命运之神的欢心；这种抑制不是个人可以任意选择的，它很快具有了明确的社会禁忌的特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摘录这些禁戒的某些典型的例子开始。在这里，我们更侧重于从性生活领域的那些禁忌中选取例证。

（1）在刚果，某个最高祭司外出执法时，已婚的人们必须避免性关系，否则祭司就会遇到灾难；

（2）在阿萨姆，首领在举行公共的禁忌仪式的前一天，必须避免与妻子的性关系，否则这个宗教仪式就不会成功；

（3）克里克的印第安人在出发作战前，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剥夺达三天三夜，否则这场战斗就会惨遭失败；

（4）南非的一些部落把这一禁戒扩展到那些留在后方村庄里的人；

（5）有大量例证表明，猎人们和渔民在出发历险之前必须避免性关系，否则他们就捕获不了猎物 and 鱼；

（6）在缅甸的考钦人中，为做酒而准备酵母的女人，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避免性生活，否则酒会变苦；

（7）相当普遍地，乱伦的性关系必须避免，因为它削弱土壤的肥力，破坏了收成；

（8）在墨西哥的有些印第安人认为，如果男人和女人们保持纯洁的话，那么那些出发采集神圣的仙人掌的人们一定会成功；

（9）在沙捞越，如果某个妻子不忠，就会干扰她外出的

丈夫寻找樟脑；

(10) 在罗马的王政时期，乱伦是禁止的，因为它引起饥荒；

(11) 在刚果，如果一个高级祭司不在家，而他的教徒们没有恪守纯洁的话，他就会死去；

(12) 某些印第安人可以确保自己成功捕获鲸鱼，如果他们避免和妻子性交的话。奇怪的是，马达加斯加的猎人们也遵守同样的禁忌。

我们经常发现，剥夺这一主要观念被某些次等观念弄得复杂化了；但是这只增加了原初观念的力量。在一种不洁的（被禁忌的）情况下，仅仅接近一个女人，都是以毁坏某项美好的计划；因为，众所周知，由于顺势（模仿）巫术的影响，仅仅接触或接近一种处于不洁的（禁忌的）情况中的存在物，被认为足以把这一存在物的缺陷传导给另一事物。正如有些武士避免食肉，以免变得懦弱的那种禁忌一样。对原始思维来说，性快感的观念和女人的不法观念是几乎不可分离的。女性以她所特有的周期性现象，构成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在这种神秘中，有用和乐趣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对快感的抑制就这样与另一些禁忌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一个女人在场就是一种威胁。

我们也许注意到，在每一场合，都存在着一一种抑制或剥夺行为与某个对象的关系，但是这一对象在各种例证中有所不同。对象的差别不在于剥夺的意义本身（因为这是不变的），而是在于它所发生的环境。象在牺牲中一样，这种剥夺不适用于某种物质上的好处，而适用于精神上的享受行为。在所有一切表面上的区别之后的不变因素在于，“放弃某种珍贵的、惬意的东西，以避免某种灾难。”因此，这种抑制是与禁忌本身紧